

第八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

央视著名主持人毕福剑倾情推荐

冰上追鲸记

位梦华◎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科学家极地惊心历险丛书

冰上追鲸记



BING SHANG ZHUI JING JI

位梦华◎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冰上追鲸记 / 位梦华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11

(科学家极地惊心历险丛书)

ISBN 978-7-5495-5804-9

I. ①冰… II. ①位…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85868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湛江南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绿塘路 61 号 邮政编码: 524002)

开本: 889 mm × 1 194 mm 1/32

印张: 5 插页: 6 字数: 80 千字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 001~10 000 册 定价: 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全国的大观众、小观众都喜欢称呼我“老毕”，或者“毕姥爷”，有一个人却总喊我“小毕”，他就是中国首次远征北极点科学考察队总领队位梦华老师。位老师是我的生死之交，而且年龄比我大得多，所以他有这个资格。

一九九五年五月，我作为中央电视台记者，跟随中国首次远征北极点科学考察队进入北极中心地区，经过出生入死、艰苦卓绝、日夜兼程、履冰卧雪的长途跋涉，最终到达了北极点。途中我几次遇到生命危险，也几次救过别人的命。有一次，正是位梦华老师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人生能有几次搏，北极冰刀斩风雪。北极的经历让我刻骨铭心，梦牵魂系，使我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后来，我开始主持“星光大道”（最初称为“梦想剧场”）栏目。位老师继续他的北极考察。上次在北京电视台做节目，我们再次相遇。热烈拥抱之后，回忆起当年的岁月。我被冻哭的镜头呈现在全国观众的面前，虽然有点难堪和窘迫，那却是当时真实的我。

那时，整个团队只有两个人蓄着大胡子，一个是位梦华老师，另一个就是我。我那时的胡子，拿今天流行点的词来说，应该叫作“行为艺术”。位老师的大胡子，却是为征服北极点而专门蓄起来的。正因为他摇旗呐喊，奔走呼吁，才促成了中国人徒步进军北极点的科学考察，结束了中国人在北极点以外徘徊的历史。

位梦华老师曾一进南极，九进北极，对地球两极情有独钟。他把在两极考察的见闻和经历以及两极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知识著书立说，惠及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少年，希望更多的人了解地球，认识两极，树立全球观念和环境意识，培养他们勇于探索、敢于登攀的科学精神。

我也很想写书，却没有时间。为了弥补心中的缺憾，也是应位老师之托，我便不怕献丑，挥毫泼墨，为位老师的书题写了书名，以此来表达我对中国极地事业的怀念和支持。借此机会赘述几句，希望大家都能来关注两极，关注我们的未来。



二〇一四年三月于星光书画院



目 录



生死挑战

- 3 第一次碰撞
- 9 回到过去
- 28 南辕北辙
- 40 生吃与熟吃
- 45 老肯尼的回忆
- 51 天使的愤怒
- 59 一石二鸟
- 65 夜半冰裂
- 71 孤舟飘零
- 80 冰山破碎
- 83 侥幸逃脱
- 91 回到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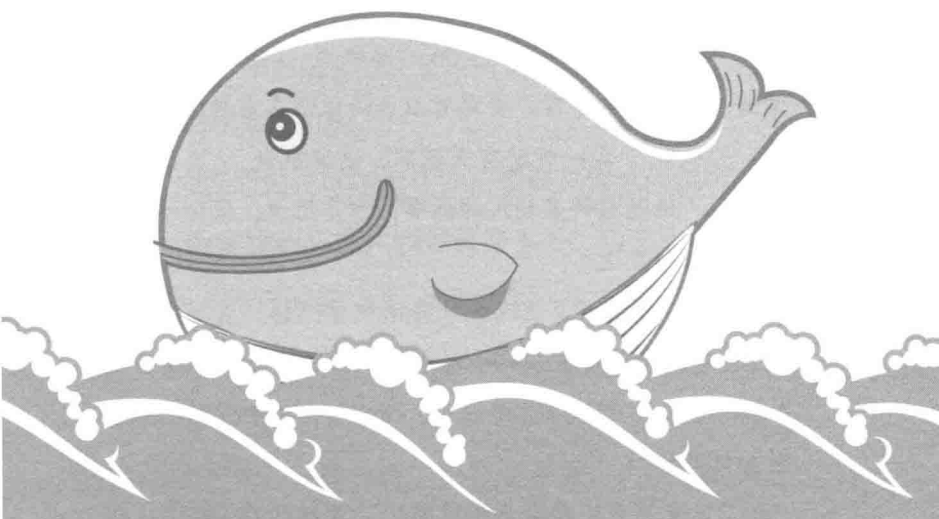


乌力茫一家

- 98 冰上森林
- 103 捕鲸站
- 114 冰上惊梦
- 116 等待
- 121 第一次追鲸
- 125 跳水比赛
- 131 分道扬镳
- 135 内特的故事
- 143 母亲节的礼物
- 147 幸运的康泰斯
- 153 文明与愚昧

【第一章】

生死挑战



为了撰写《科学技术在爱斯基摩人生活中的作用》一书，我拟定了一个提纲，与我的好朋友阿拉斯加北坡自治区乔治·阿玛瓦克市长和汤姆·奥尔伯特博士讨论了好几次。一天，乔治突然提议说：“你一定要去采访一个人，他是我们爱斯基摩人的活历史。”

“哦？谁啊？”我高兴地问他。我知道，要了解爱斯基摩人的过去，没有现成的教材，也很难找到文字资料，唯一的办法就是去采访那些老人。但是，爱斯基摩老人对外来人往往存有戒心，不太热情，不大愿意把他们的故事告诉陌生人。

“肯尼·图瓦克！”乔治站起来说，“他的记忆力非常好，经历又很丰富，肯定可以告诉你许多有趣的故事。”

“可是，”我一听就有点犹豫，迟疑地说，“我知道这个老人，他是许多动人的故事，但是据说，他似乎不愿意和生人打交道。”

“嘿！你又不是生人！”乔治把手一挥，蛮有把握地说，“在北坡自治区，几乎人人都认识你，不认识至少也知道你，大家都知道你是好人，所以肯尼不会见外，只管放心好啦！”

“没有关系！我和肯尼很熟！”汤姆也站了起来，很有把握地说，“我来给你安排！”

“好啊！”我高兴地笑了，“有你们二位出面，一位



是市长，一位是首席科学家，老肯尼一定会给面子的！我将是第一个采访他的人！”

第一次碰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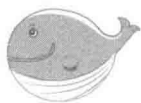


其实，老肯尼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古板，而是一个相当随和、和蔼可亲的人。他个子很高、体格魁梧、浓眉大眼、没有胡子，坐在那里像一座小山，说起话来却悠闲自得、慢声细语的，还不时地用眼睛盯着你，似乎害怕你听不明白似的。

“你要研究科学技术在我们爱斯基摩人生活中的作用？”听完我的来意，他像置身事外，自言自语地说，“我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因为我对科学技术一窍不通。”说着，他低下头去，把两只大手轻轻地放到了桌子上，似乎不想再说下去。

“不！不！”我一听，心凉了半截，生怕被他拒之门外，使得这次采访还没有开始就要结束，赶紧解释说，“我们不谈科学技术，你就讲一讲你的故事吧，随便讲！”

“哎呀！”他显出很为难的样子，挪动了一下身体，



把椅子压得“咯吱咯吱”直响，似乎承受不了他的体重。“讲点什么呢？”他四处打量着，似乎在寻找什么。

当时我们是在会议室里，里面放了许多资料，大多是野生生物管理部的年度报告，还有一些杂志和书籍。他望了一眼摆放在书架上的书，忽然笑了，像是找到了话题，不紧不慢地说：“那一年，大约是一九五几年吧，我受雇于当时的美国海军北极考察实验室工作，就是在这里。”他往地下指了指，“当然，那时候还没有这栋房子。在考察实验室工作的都是白人，他们雇佣我们爱斯基摩人来做辅助工作。但是，我们相处得很好，非常愉快。”说到这里，他停住了，喝了口咖啡，低头沉思起来。

“我听说，您是最早到北极考察实验室工作的爱斯基摩人之一，是吧？”等了一会儿，我试探着问他。

“是的。”老肯尼望了我一眼，“可是后来，来了一个新的主任，也是个科学家，据说还很有名。但是，那个家伙很傲慢，瞧不起人，特别瞧不起我们爱斯基摩人，总是挑我的毛病。后来我就辞职了，离开了那里。”说到这里，他又打住了，仰起头来，两眼望着天花板，手里摆弄着一支圆珠笔。

我也沉默着，耐心地望着他，知道他正在记忆的海



洋里搜索，不便打扰，只好悄悄地把录音机开关拨到暂停，等着他从记忆中回到现实。

“在离开之前，”老肯尼忽然笑了，慢条斯理地说，“我对他说：‘主任，你敢不敢和我到野外去比试比试？’”

“比什么？”他傲慢地望着我。

“就打猎。”我对他说，“看看我们谁能活着回来。”

“好吧！”他想了想，满不在乎地答应了。

“结果呢？”我见老肯尼又不说话了，便轻声催促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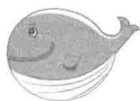
老肯尼避而不答，忽然坐正了身子，两眼直直地盯着我的脸，“你敢不敢和我出去？我们出去比试比试。”

“我们比试什么？”我猜想，他大概也想用对付那个主任的办法来对付我。

“我们比摔跤怎么样？”老肯尼站了起来，伸过手来比画着。

“不！不！”我赶紧摆了摆手，“我可不是你的对手！”心想，像他这样的大块头，而且腰粗跟身高差不多，像个球似的，要扳倒他非常困难，他要把我摔个大跟头却轻而易举。

他显然看出了我的胆怯，哈哈大笑起来，重重地在我肩膀上拍了一巴掌说：“不是比摔跤！我是跟你开玩



笑的！我们也到野外去，看看谁能活着回来。”

“噢，比这个啊！”我笑着说，“那我就更不是你的对手啦，我肯定会被北极熊吃掉的！”

“但是，”老肯尼嘿嘿地笑了起来，大概是觉得热了，把他的皮帽子摘了下来，小心地放在桌子上，喝了一口我递给他的咖啡，咂了咂嘴，品味似的说，“那个白人科学家，可不像你这样胆小或者说谦虚，他一定要和我比赛，而且发誓说，他会写好遗嘱，如果他回不来，我没有任何责任。”

“那么，结果呢？”我笑着问他。

“那个家伙，我不便说出他的名字，”老肯尼嘲弄似的说，“从小就生活在阿拉斯加南部，而且很喜欢参加狗拉雪橇比赛，还拿到过名次，有相当多的野外生存经验，又有科学知识，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说到这里，老肯尼又停了下来，思索着，仿佛故意在吊我的胃口。

“但是，”他看到我聚精会神，便也来了精神，继续说，“我的条件是，我们不携带任何食物和装备，只用狗拉雪橇，自己寻找吃的，解决住的，就像我们老一代的爱斯基摩人一样，全靠自然而生存，以七天为限，如果十天还没有回来，那就是输了。”老肯尼站了起来，把椅



子挪开，在屋里转起了圈子，只穿一件T恤衫，身上的肉一颤一颤的。

我耐心地注视着他，等待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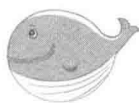
“我们准备好以后就出发了，各走各的路。我在第七天晚上回到了巴罗。但是，等到第九天，还不见他回来。我觉得有点不妙，请求海军派直升飞机去寻找，正好又遇上了暴风雪，无法起飞。我觉得不能再等了，人命关天，便决定自己出去找他。”说到这里，他站到了窗户旁边，望着外面密集的雪花在风力的驱使下翻飞起舞，一切都变得朦朦胧胧，模模糊糊。

“你找到他啦？”等了一会儿，我笑着问道。

“是的。”老肯尼仍然望着窗外，缓缓地点了点头，“他因为迷了路，只好躲在自己搭的雪屋里，没有东西吃，便杀死了两条狗。可能是吃狗肝中了毒，正在拉肚子，再过几天，他可能就不行了。我把他拉了回来，住进了医院，很快就好了。可惜的是，我那两条狗被他吃掉了。那时候不像现在，狗对于我们爱斯基摩人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

“后来呢？”我忍不住刨根问底。

“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老肯尼回到了桌子旁边，



慢慢地坐了下来，神情却黯淡了下来，低下了头，缓缓地说，“他在这里当了不到三年的主任，在一次飞行事故中死了。那是一架小型飞机，起飞之后不久，一头扎进了大海里，连尸体也没有找回来。”

“很遗憾。”我望着他，安慰说，“谢谢你给我讲了如此动人的故事。”

“嘿，这都是过去的事了。”老肯尼叹了一口气，喝了一口咖啡，望了一眼桌子上的录音机，“对你的研究可能没有什么帮助。”说着，慢慢地站了起来，准备离去。

“不！不！”我握住了他的手，摇晃着说，“你的故事太好啦！非常感谢！但是……”我故意停住了，两眼望着他。

“但是什么？”老肯尼听出我话中有话，知道我有何事要求他，诚恳地说，“没有关系，有什么事你就说。”

“如果你能带着我去跑一趟野外，”我试探着说，“就像你跟那个科学家比赛一样，让我也体验一下爱斯基摩人过去的的生活，那该多好啊！”

“哈！”老肯尼似乎又兴奋起来了，笑了笑说，“你也想来一次生死挑战？大概你以为我老了，你就一定会战胜我？”



“不！不！”我赶紧摆手，笑着解释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跟你一起跑一次野外，当你的学生，去体验一下，没有现代的科学技术，爱斯基摩人怎样在野外生存。”

“嘿？这倒是个好主意！”老肯尼似乎很感兴趣，想了一会儿说，“不过，现在我老了，很少出去打猎，让我好好考虑考虑吧！”



回到过去

一队兴奋的爱斯基摩狗，拖着一个长长的木制雪橇，在起起伏伏的积雪上，轻飘飘地奔驰着，所过之处，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迹。雪橇后面的踏板上站着两个人，穿着厚厚的爱斯基摩式大衣，领子上的长毛护在脸的周围，阻挡着一阵阵迎面扑来的冷空气。老肯尼本来就很大，再加上这身衣服，他几乎把整个雪橇都占满了。我被挤到了一边，用手紧紧地抓住雪橇的横杆，以免被甩出去。但是，因为戴着厚厚的手套，总也用不上力气，



不大一会儿，手臂就开始酸痛、麻木。

六月上旬的北极原野仍然是冰和雪一统天下，白茫茫一片，几乎看不到任何带颜色的东西，只有天是蓝的，还被许多白云所占据。北风呼啸，大一阵，小一阵，有时候从上往下吹，有时候从下往上卷，扬起的积雪漫天飞舞，围着雪橇打转、猛扑，一有机会就往衣服里钻。我想跟老肯尼说点什么，但他两眼直直地望着前方，像在寻找前进的路。我怕打扰他，而且在狂风之中，说话也听不清楚，只好作罢，默默地想着心事。

昨天接到老肯尼的电话，说要带我去体验生活，看看过去的爱斯基摩人是怎样在野外生存的。我一听非常高兴，问他需要准备点什么，他说什么也不用准备，一切由他来安排。

今天一大早，我赶去他家里，见他一切准备就绪，整装待发。那些激动万分的爱斯基摩狗不太听话，跳着，叫着，滚来扑去，咬作一团。我跑了过去，想帮他套狗，却被老肯尼制止了。他冲我摆了摆手，示意我站在旁边不要动，然后从地上拿起一条鞭子，在空中一甩，“啪！”的一声，把正在打闹的狗群吓了一跳，一个个蹲在地上不动了，似乎鞭声就是命令。有一条狗不听话，还在地